

翁承赞与福清光贤里草堂山

□王荣国

摘要：草堂山之名首见朱熹好友梁克家《三山志》中，宋明以及清康熙方志的记载都否定草堂山与朱子有关。现存乾隆、嘉庆二碑揭示：草堂山的遗址不是紫阳书院遗址，而是韶溪书院遗址。崇祯“紫阳朱先生书院”碑与乾隆《福清县志》相关记载均属民间传说的产物，不可采信。据唐萧项诗、宋《莆阳比事》与康熙《闽粤巡海纪略》等记载，结合实地考察，认定草堂山在唐末为翁承赞兄弟读书的漆林书堂，后毁。大致在朱熹去世后的南宋末，宋儒黄伯谷在书堂旧址创“韶溪书院”。

关键词：翁承赞；朱熹；福清光贤；草堂山；漆林书堂、韶溪书院

光贤草堂山位于福清市西南与莆田交界的新厝镇（古名光贤里），因古人在山中结茅读书得名，但不知结茅者为谁？笔者从小生活在草堂山麓，后有幸入大学就读^①，披览史籍，知宋以前已有人在山上结草堂读书，因而得名。草堂山中有书院遗址，明末民间相传为“朱子草堂”，崇祯元年（1628年）立“紫阳朱先生书院”碑，导致以讹传讹，经清乾隆、嘉庆两朝地方士人撰碑文申说，至同治朝众议乃息。2002年有网络媒体报道，福清草堂山发现“朱熹草堂”石碑^②，沉寂了130多年的“传说”在地方上形成“热议”，《草堂山赋》的作者力主“朱子书院”说，且写入该赋^③，“传说”几乎变成“信史”。为此，笔者广搜史籍，并反复到相关地点考察，确认“草堂山”应为唐末翁承赞、承裕兄弟“书堂”所在并因此得名，“韶溪书院”出现于南宋末，与朱熹无关，决非朱子草堂。兹陈述如下：

一、志乘文献有关光贤草堂山记载的考察
“草堂山”之名最早出现于何时，谁结草

堂读书？这是探讨中要把握的关键。现存的史籍中，最早记载“草堂山”与“结草堂读书”的是南宋梁克家的《三山志》。《三山志》不设“山川志”，以“山”附于“寺观”中。据《三山志》福清县“新兴院”条记载：“新兴院，光贤里……草堂山，院西北，昔有隐者结茅读书于此堂。松径犹存，傍有小瀑布。”^④这是光贤里“草堂山”及其得名由来的最早记载，也是古人在此山“结茅读书”的最早记载。《三山志》修于南宋孝宗淳熙年间，据此“草堂”乃至“草堂山”之名的出现无疑要早于南宋。

据明《八闽通志》福清县“草堂山”条载：“草堂山，在光贤里。昔尝有隐者筑草堂于此，因名。宋时松径犹存，旁有小瀑布。”^⑤可见，这则记载与上引《三山志》的记载相同。《八闽通志》成书于明弘治。那么，弘治后史籍记载又是如何呢？

明正德《福州府志》福清县“草堂山”条载：“草堂山，在光贤里。昔尝有隐者筑草堂读书。”^⑥明万历《闽书》福清县“草堂山”条

载：“草堂山，尝有隐者筑草堂于此，旁有小瀑布。”^⑦《闽书》这则记载不提“草堂山”位于福清何处？但同书福清县“万安乡”条载：“万安乡，旧有文秀乡，以翁承赞得名。宋嘉祐中并入。……光贤里，旧隶文秀乡，山曰草堂，翁承赞所居。”^⑧《闽书》记载的“草堂山”同样在福清县光贤里。可知，上引明清两代方志的记载虽详略不同，但其意与上述《三山志》《八闽通志》的记载大致相同。

康熙十一年（1672年）《福清县志》记载：“草堂山，在光贤里新兴寺之西北，去县南六十里。昔尝有隐者筑草堂于此，故名。”^⑨万历末的《闽都记》福清县“蒜岭驿”条提及“草堂山”：“蒜岭驿，在光贤里。上接宏路，下通莆阳。山石间多产蒜苗，故名。或云：山形如蒜瓣也；又名草堂山。东望涨海，弥漫无际……”^⑩应该说，《闽都记》的作者王应山在撰写“蒜岭驿”条目时将不同的资料汇在一处，出现错乱，但“草堂山”在光贤里（今福清市新厝镇境内）仅一处，笔者在此引用其有关“草堂山”的记载则与本文无异，其记载的内容虽不与本文抵牾，但过于简略。《闽都记》记载的景象：“东望涨海，弥漫无际”。这确是只有草堂山上能见到的景象。

万历喻政的《福州府志》、康熙六年释如

一的《福清志续略》与乾隆《福州府志》不记载“草堂山”。乾隆朝，饶安鼎的《福清县志》提到“朱子在草堂山筑草堂”，其文曰：“草堂山，在光贤里新兴寺之西北，去县南六十里。昔朱夫子筑草堂于此，故名^⑪。就是说，光贤里“草堂山”之名是因“昔朱夫子筑草堂于此”而得名的。上文引述了宋明以及清康熙的地方志的记载揭示：光贤里“草堂山”的得名与朱熹无关，尤其是宋梁克家的《三山志》是国内现存少有的宋志，史料价值高。《三山志》成书的淳熙九年，朱熹53岁，在浙江任职，提举浙东茶盐公事，尤其名闻至今的“严蕊案”就发生在这期间。当年九月下旬回到闽北五夫里家中（今属武夷市），次年主管武夷山冲佑观，并建“武夷精舍”，四方士友纷集^⑫。可见，朱熹还在浙江、闽北忙乎，福清光贤里的“草堂山”早已因昔有隐者“结茅读书”而得名了，且载于《三山志》而流传下来。据此，乾隆《福清县志》有关“朱夫子筑草堂”于光贤里草堂山及其得名的记载是错误的^⑬，是采自民间传说。

二、光贤里草堂山遗址现存碑刻文献考察

2007年，笔者利用回家乡之便，上草堂山考察书院遗址^⑭，共有碑四通，笔者均作拍摄，



从海滨远眺草堂山

兹据所拍照片择要录文。

1. 第一通碑为“崇祯元年碑”（简称崇祯碑），此碑完整。上款：“崇祯元年阳月望日，鳌峰后学连州守王肇基、东阳令郑恂”；中间主体：“紫阳朱先生书院”；下款：“王大绶、王开泰、陈三豪……郑期、翁日耀……王自任全立”。下款人名太多，引用时中间略去。上、下款均为立碑人，可连起来，其首的“鳌峰”非福州“鳌峰书院”简称，因福州“鳌峰书院”创于康熙四十七



韶溪书院遗址一角

年^⑮，而此碑则为明崇祯元年。具体俟后探讨。领衔的“王肇基”任过广东“连州守”。下款所列人名以王姓居多，应为（光贤）里人。但“王肇基”未必是光贤里人，因当地王姓是万历年间才从外地迁入的，历史上未有任过官的。古驿道从草堂山下穿过，光贤里的蒜岭设有驿铺，蒜岭驿铺的地点历史上有过变迁，明代的驿铺就设今新厝镇蒜岭村。王肇基当是往返广东连州途经光贤里获知“朱夫子筑草堂”传闻并实地察看了遗址后，立碑予以保护。

2. 第二通碑为“乾隆二十七年重修韶溪书院碑”（简称乾隆碑），属断碑，可拼接。兹摘其要：“韶溪书院，宋伯谷黄先生读书处也。时，文公朱夫子南游，道经山麓，闻流水声，知上有隐君子焉。访而得之，欢如故。麦饭葱羹，盘桓累月，名溪以韶，书遗之，镌诸石，为我里光。明季兵燹，院灰存遗址。先达虑旧迹湮，碑之曰：‘紫阳朱先生书院’”。此碑说：“韶溪书院，宋伯谷黄先生读书处也。”而非“朱子草堂”、“紫阳书院”。此碑又说：“院灰存遗址。先达虑旧迹湮，碑之曰：‘紫阳朱先生书院’。”可知，前辈先达担心书院

“旧迹湮（没）”，立了“紫阳朱先生书院”碑。明确否定“崇祯碑”将遗址定为朱熹的“紫阳书院”。显然，王肇基等的好心纯属误会。

黄伯谷及其“韶溪书院”，不见于宋《三山志》，笔者检索多种古籍数据库，亦未见有记载。《三山志》成书于淳熙九年，其后有增补，进士题名则增补至理宗宝祐年间，自成书之年下延70余年。笔者认为：黄伯谷在草堂山建“韶溪书院”应是南宋末的事，即朱熹去世后的事，因朱熹卒于宁宗庆元六年（1200年）春，距《三山志》成书不足20年。“乾隆碑”关于黄伯谷与韶溪书院的记载应是可信的，且不见于其他史迹记载，较珍贵。但“乾隆碑”说朱熹曾南游途中上草堂山，拜访黄伯谷并将“小溪”命名为“韶溪”，其读书处因名“韶溪书院”，显然属“关公战秦琼式”的传说。其中“闻流水都声，知上有隐君子焉……麦饭葱羹，盘桓盘桓累月”，与笔者少年时听邻居老人所谈“朱熹见郑樵的传说”很相似。“乾隆碑”与乾隆《福清县志》为同时代，其所记朱熹见黄伯谷并命名“韶溪”之事与乾隆县志矛盾，以矛刺盾，亦可否定乾隆县志的记载。近邻莆田新编的《莆田江口镇志》载：绍兴十八

年，朱熹在草堂山建“紫薇草堂”讲学^⑥。这又是另一传说版本。因这一年，朱熹忙着结婚、前往临安赶考等^⑦，根本就没有南下。以上说明了明末清初光贤里周围流行多种朱熹与草堂山的传说^⑧。

3.第三通碑为“嘉庆十三年重修韶溪书院碑”（简称嘉庆碑），属断碑，可拼接，兹摘其要：草堂山者，《邑志》称：“文公朱夫子筑堂读书于此，故名。”又称：“淳熙十五年公游，寓里人黄伯玉家。”前碑谓：黄名伯谷，草堂即伯谷先生读书处。按：梁克家《三山志》载：昔有隐者结茆读书于堂，旁有小瀑布，松径犹存。梁书成于淳熙九年，时代同，不应称“昔”。盖为名胜，旧矣。韶溪即小瀑布，易名自公始。书院明季毁，重建于乾隆辛巳，岁久且圯……此碑开头：“草堂山者，《邑志》称：文公朱夫子筑堂读书于此，故名。”实源于乾隆《福清县志》，引文见上，只是多了“文公”与“读书”共4字。又引前碑即“乾隆二十七年重修韶溪书院碑”（第二通碑）谓：“黄名伯谷，草堂即伯谷先生读书处。”接着进行考证，援引宋代梁克家《三山志》：“昔有隐者结茆读书于堂，旁有小瀑布，松径犹存。”并认为“梁书（引者按：《三山志》）成于淳熙九年”，与朱熹同时代，既然“时代同，不应称‘昔’。”否定了草堂山之“草堂”是“朱子草堂”，即否定了“乾隆县志”的记载，认为宋《三山志》称“昔有隐者”表明草堂山之“草堂”在朱熹以前就存在，即“盖为名胜，旧矣。”

“嘉庆碑”引前人说法：“淳熙十五年公游，寓里人黄伯玉家。”实际上，淳熙十五年朱熹北上，三月即在浙江。五月，政敌王淮罢相，朱熹上临安奏事。七月从临安回闽北，没有南游^⑨，更不用说“寓里人黄伯玉家”。至于“嘉庆碑”说，韶溪易名自朱文公始，与“乾隆碑”所说同，笔者在前文即予以否定，不赘述。

4.第四通碑为“同治十三年重修韶溪书院碑”（简称同治碑），属碑断，可拼接。此碑

开篇称：“草堂之有韶溪书院也，由来已久。其逸事前碑备载，不待赘矣。（下文从略）”此碑涉及书院、草堂的文字简单，但肯定了“乾隆碑”与“嘉庆碑”有关“草堂”不是朱子读书处或“书院”，而是黄伯谷读书的“韶溪书院”。此碑说，有关草堂山的遗闻逸事于“乾隆”“嘉庆”二碑都详述了，不赘言。据此可知，光贤里草堂山遗址是宋儒黄伯谷读书的“韶溪书院”，而非“朱子草堂”，这在清同治年间已定论。

显然，“乾隆碑”与“嘉庆碑”的文字记载与考证揭示：“草堂山”得名由来之“草堂”不是“朱子草堂”，是朱子以前就存在的；草堂山上现存“书院遗址”不是“紫阳书院遗址”，而是宋儒黄伯谷读书的“韶溪书院”遗址。崇祯六年（1633年）的“紫阳朱先生书院”碑是光贤里民间有关“朱子与紫阳书院”传说以讹传讹的产物。

三、“草堂山”因唐末翁承赞、翁承裕兄弟的“书堂”而得名

既然，在朱熹生活的年代，“草堂山”之名已载入其好友梁克家^⑩的《三山志》中，而黄伯谷的“韶溪书院”又是梁志成书后出现的事。那么，是谁最早在此山结草堂读书？据康熙朝杜臻的《闽粤巡海纪略》载：“光贤里……有漆林书院，唐翁承赞兄弟读书于此，故山曰草堂，里曰光贤，皆以是故也……草堂山有小瀑布……”^⑪《纪略》成书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是杜臻从广东起北上巡视沿海各省后所写的。杜臻亲历福清光贤里，熟悉草堂山。乾隆朝编《四库全书》毁掉一批古籍，杜臻《纪略》撰于《四库》之前，应看到后来被毁而当时尚存的古籍。《纪略》说“漆林书院，唐翁承赞兄弟读书于此，故山曰草堂”应有所据。《全唐诗》所收萧项《赠翁承赞漆林书堂诗》中有“辎车故国世应稀，昔日书堂二纪归……”^⑫其诗题作“漆林书堂”。《全唐诗》是以明《唐音统签》和清《唐诗》为底本，编成于康熙四十五年。若说诗题可能为编纂者

所拟，但诗句中称“书堂”而非“书院”。此后，宋《莆阳比事》、明《八闽通志》²³、《兴化府志》²⁴与《闽书》²⁵等均作“漆林书堂”。因此，杜臻《纪略》中“书院”实则应是“书堂”。

萧项是莆田人，官侍郎，唐昭宗末年，与翁承赞同为册礼使使闽册封王审知。上引《赠翁承赞漆林书堂诗》是其仅存的一首，有“昔日书堂二纪归”之句，其中“二纪”是“二十四年”，因“一纪”是“十二年”。其意是说：翁承赞时隔大约二十四年，与萧项同回到昔日的“书堂”。宋《莆阳比事》对此书堂与萧、翁此行作了记载：“漆林书堂，在郡北蒜岭南，……谏议大夫承赞、水部郎承裕……皆于此肄业成名。……承赞衔命至闽，与侍郎萧顷（项）同寻旧书堂。”²⁶引文中“郡北”之“郡”指宋兴化军，翁氏所居漆林在宋兴化军城之东北，因称“郡北”；“蒜岭”，即草堂山之初名。宋据《三山志》载：“蒜岭铺……或曰山形如蒜，亦其间多蒜苗。”²⁷可知，蒜岭铺所在的山称“蒜岭”，其得名由来，一是“山形如蒜”，二是“其间多蒜苗”。“岭”字在古代就有泛指“山峰”之义。草堂山位于福清县西南与莆田交界，福清县一侧濒海，山不高但层叠如蒜（头），且山上确有生长如蒜苗的植物，笔者童年与少年时代在山上放牛、采樵、挖草药见过。宋以后，蒜岭驿铺迁移，“蒜岭”之名与草堂山分离，导致地方志记载错乱（此问题将专文阐述）。《莆阳比事》中的“蒜岭”指“草堂山”是无疑的。翁承赞之父曾迁居的漆林位于蒜岭（草堂山）西南山麓，其后裔繁衍至今，现建有“翁氏总祠”；“萧顷”之“顷”应作“项”，因形近而误。上述引文“承赞衔命至闽，与侍郎萧顷（项）同寻旧书堂。”其中的“寻”字值得注意，翁氏漆林之居在山麓，草堂与居处有一定的距离，若翁承赞当年的“旧书堂”是紧邻居处，又何须“寻”？

笔者结合所搜集唐宋至明清的资料，曾不下5次亲自上草堂山，并多次到漆林村与蒜岭村考察，形成的看法与杜臻所说“唐翁承赞兄弟读书于此，故山曰草堂”的记载一致。现在

遗址的周围环境与《三山志》所载“傍有小瀑布”“松径”吻合（只是“松径”的松树是近40年所栽）。唐时的“草堂”其墙壁应采用竹片或小木棍交叉编成，两边抹草拌泥（草堂山麓砧灶村数年前尚能看到此类房墙），屋顶则用茅草盖。其草堂应在五代末就毁了，至宋梁克家修《三山志》时相距200多年，因年代久远，民间口口相传，难免走样，至淳熙修志时演化为“昔有隐者”²⁸是可以理解的。笔者认为，现在“韶溪书院”遗址就是“唐翁承赞兄弟读书”的“书堂”，亦即“草堂”的所在地。

四、结论

在朱熹生活的年代，“草堂山”之名已载入其好友梁克家《三山志》中。宋《三山志》、明《八闽通志》、《福州府志》、《闽书》以及清康熙《福清县志》的记载都说明草堂山之“草堂”或“书院”与朱子有关，也未记载“韶溪书院”。乾隆《福清县志》关于草堂山“昔朱夫子筑草堂于此，故名”的记载纯属无稽的民间传说。草堂山现存的“乾隆碑”与“嘉庆碑”的记载揭示：草堂山上“书院”不是“紫阳书院”，而是宋儒黄伯谷读书的“韶溪书院”。崇祯六年的“紫阳朱先生书院”是民间传说的产物，对研究朱熹本人没有史料价值。“同治碑”则揭示，草堂山之“草堂”不是“朱子草堂”²⁹，在清同治年间已为定论。康熙《闽粤巡海纪略》作者杜臻认为，草堂山是“唐翁承赞兄弟读书”处，“故山曰草堂”。据唐萧项诗、宋《莆阳比事》与康熙《闽粤巡海纪略》等的记载，结合实地考察，笔者认为，草堂山最初是翁承赞兄弟读书的“漆林书堂”，后毁。大致在朱熹去世后的南宋末，宋儒黄伯谷在其旧址创“韶溪书院”。

注释：

①笔者于1978年入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本科学习，嗣又读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生；留校任教，指导中国文化史、思想史与宗教史的硕、博士研究生，指导过多篇撰写朱熹及其父、师与学生的研究生论文。

②《福清出土“朱熹草堂”石碑》，《人民网》

2002年1月31日。

③陈章汉的《草堂山赋》：“……宋朱熹结庐草堂山……”据其新浪博客。就学术而言，其看法不能构成学术上的“一说”。但因在现实中产生影响，因此必须在本文中予以指正。（其赋俟另文评点）

④〔宋〕梁克家：《三山志》卷第三十六《寺观类四·僧寺》福清县“新兴院”条，明崇禎刻本。

⑤〔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之五《地理·山川》，明弘治刻本。

⑥〔明〕叶溥：《福州府志》卷之二《地理志·山川》。

⑦⑧⑨〔明〕何乔远：《闽书》卷之六《方域志》，明崇禎刻本。

⑩〔清〕李传甲：《福清县志》卷之一《地舆类·山川》，康熙壬子重修本。

⑪〔清〕饶安鼎：《福清县志》卷之二《地舆志·山川》，乾隆十二年本。

⑫〔明〕王应山：《闽都记》卷之二十七《郡东南福清胜迹》，清道光重刊本。

⑬⑭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卷上，721-765页；112-125页。

⑮乾隆《福清县志》质量较差，如“蒜溪”在宋至清康熙方志中均为从凤迹山（新厝镇凤迹村）发源，至莆田江口与福清桥尾出海。乾隆县志改为经棉亭（新厝镇棉亭村）出海。类似例子不多举。

⑯2007年3月19日，笔者考察福清市新厝镇的历史遗迹，时任分管文教副镇长黄志勇以及镇干部王通明、王镇一同考察了江兜昭灵庙、草堂山书院遗址、桥尾桥等，其中昭灵庙已列入福清市文物保护单位。

⑰《嘉庆重修一统志》第二千三百七十六册，四部丛刊本。

⑱《莆田江口镇志》，华艺出版社，1991年，第六页。

⑲至今当地民间仍流行若干朱熹与草堂山大同小异的传说。有关朱熹资料与研究成果相当多，值得推荐且易得手的是束景南的《朱子大传》与《朱熹年谱长编》（上下册），尤其是《长编》将朱熹一生的行程都排出来，一看就知道朱熹不可能上福清光贤草堂山。

⑳《宋史》卷四二九《朱熹传》（百衲本）；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卷下，879-952页。

㉑淳熙十四年，梁克家卒，朱熹作挽诗二首以悼之，详见《晦翁集》卷十《诗·挽梁文靖公二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㉒〔清〕杜臻：《闽粤巡海纪略》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㉓〔唐〕萧项：《赠翁承赞漆林书堂诗》，《全唐诗》卷726，中华书局，21册，8324页。

㉔〔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之四十五《学校·兴化府》“漆林书堂”条。

㉕〔明〕周瑛：《重刊兴化府志》卷之十五《礼记一·学校志》“漆林书堂”条。

㉖〔宋〕李俊甫：《莆阳比事》卷四《漆林書堂》。

㉗〔宋〕梁克家：《三山志》卷第五《地理类五·驿铺》“蒜岭驿”。

㉘〔宋〕梁克家：《三山志》卷第三十六《寺观类四·僧寺》福清县“新兴院”条。

㉙朱子研究是国际课题，将福清光贤“草堂山”之“草堂”说成“朱子草堂”，是一大谬误。

（联系地址：厦门市思明路422号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邮编：361005）

（责任编辑：向明）

the guidance of Xi Jinping's socialist though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and strengthen the administration of chronicle according to law. Innov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of compilation organization mechanism, continue to strengthen professional capacity-building,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cause of local chronicles. This paper takes two rounds of provincial chronicles compilation practice as an example, from the work concept, compilation organization, compilation and revision results. Quality control, professional ability and so on,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local provincial chronicles compilation and repair, speeds up the completion of the task of "both sides", and advances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chronicles into a new era.

Keywords : local chronicles ; provincial chronicle ; editing ; compiling chronicl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The Source of Faith of Dragon King and Fairy Zhenggong in Guanyuanli in Minhou County

Abstract : Guan Yuan is an important area in Minhou County of Fuzhou. It has a long history, People here are simple, honest unspoiled and a flourishing folk belief. It has the worship of the three gods of Longwen since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rising of Fairy Zheng Gong worship since the Ming Dynasty. This kind of folk god belief is a way of life that local people create together. It is also a miniature of the change of folk belief in Fujian.

Key words : Dragon King ; Fairy Zheng Gong ; temples ; faith

Weng Chengzan and Caotang Mountain in Guangxianli, Fuqing

Abstract : The name of Caotang Mountain is first found in the work of Zhu Xi's friend Liang Kejia's, Sanshan Chronicle. Chronicles in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as well as in Kangxi period of Qing Dynasty den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otang Mountain and Zhuxi. The existing tablets of Qianlong's and Kangxi's show that the site of Caotang Mountain's is the site of Shaoxi Academy instead of Ziyang Academy. Huang Bogu hit the Shaoxi Academy in the academy site.

Key words : Weng Chengzan ; Zhu Xi ; Fuqing Guangxian ; Caotang Mountain ; Qilin Academy, Shaoxi Academy

A Brief Talk on Sugarcane Planting and Sugar Industry in Taiwan in Qing Dynasty

Abstract : In Qing Dynasty, Taiwan's sugarcane planting and sugar industry developed greatly, mainly in the areas of planting area, yield, and degree of commercializ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local people, low taxes, immigrants and other series of development policies are closely linked to the achievements.

Keywords : Qing Dynasty ; Taiwan ; sugar ; development

A Gifted Scholar and Traitor, Huang Qiuyue

Abstract : In Fujian history, there have been many talented people, but those who really possess both moral and talented are valuable. Especially in the temptation of money, beauty and power, there are many unscrupulous talents.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this phenomenon is particularly prominent. Fuzhou talent Huang Qiuyue became a traitor, making scholar Chen Yinke sigh that "The world chaos and beauty is also a thief."

Key words : Huang Qiuyue ; a talented man ; a traitor